

《象院题语》所见音变现象考*

李 光 华

[提要] 《象院题语》是17世纪由朝鲜朝司译院编纂的汉语教科书，其中汉语和朝鲜语的音韵系统相对混乱，体现为汉语和朝鲜语辅音腭化、朝鲜语音素的消失与转化等。研究发现，汉语、朝鲜语辅音的腭化，与介音的出现与脱落密切相关；朝鲜语音素的消失、转化符合朝鲜语的历时音变。这些音变现象可为研究17世纪汉语、朝鲜语提供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 《象院题语》 教科书 汉语 朝鲜语 音变

一 引 言

《象院题语》是朝鲜朝由司译院编纂的汉语教科书，其预设的读者是出使中国使者的随行翻译官。该书主要介绍中国及朝鲜的风土、礼仪、习俗、制度等。

李光华(2016)认为,《象院题语》于1630年开始编写,直到1670年才刻印,从编写到刻印历时40年。从时间看,《象院题语》可以反映17世纪汉语和朝鲜语的特征。目前所见有12个版本,分为木版本和笔写本,分别收藏于中国、韩国和日本。其中,日本小仓文库版本(编号:L44759)有用笔书写的朝鲜文音注,这对研究当时汉语和朝鲜语的音韵系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在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编号:2922-3629)和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编号:7493)中,也偶见一些用笔书写标注汉字音的文本。

我们收集到的《象院题语》影印本,只有其前面的20篇,书写形式为自上而下、自右向左提行,字体为楷书,其中,每个汉字右侧都用朝鲜文标注了汉字读音。

本文以小仓文库藏本《象院题语》为蓝本,同时参考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和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分析汉语和朝鲜语音韵系统的音变。

二 腭化音变

(一) 汉语的腭化音变

《象院题语》中汉语辅音声母存在腭化与非腭化并存的现象。所谓腭化,是指中古见、晓组与精组字在细音前变成舌面塞擦音或擦音的现象(宋珉映1997)。腭化与中古汉语以后的韵母,特别是三四等字介音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古以后,汉语韵母发展出[-i-]、[-y-]两个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朝鲜朝教科书《童蒙先习》中国因素及其语言历史研究(17BY215)”、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项目“朝鲜朝蒙学教科书《童蒙先习》研究(AKS-2020-R2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朝鲜汉字资源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306)”成果之一。审稿专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

介音。齿头音（舌尖前音）[ts]、[tsh]、[s]与[i]、[y]或带[-i-]、[-y-]介音的韵母相拼时，为了便于协调发音，其发音部位靠后，变成舌面前辅音声母[te]、[teh]、[e]；牙音（舌根音）[k]、[kh]、[x]与[i]、[y]或带[-i-]、[-y-]介音的韵母相拼时，也变成舌面前辅音声母[te]、[teh]、[e]。《象院题语》中，汉语辅音声母腭化与非腭化并存的现象，大致有3种情况。

1. 已经完成腭化。例如：

精组：接 저[teĩs] 节 저[teĩs] 箭 전[teĩm] 济 지[teĩ] 进 진[teĩn]
 尽 진[teĩn] 酒 주[teiu] 千 천[tehĩm] 七 치[tehi] 请 칭[tehiŋ]
 前 천[tehĩm] 钱 천[tehĩm] 齐 치[tehi] 情 칭[tehiŋ]
 见组：计 지[teĩ] 京 경[teĩŋ] 旧 주[teiu] 气 치[tehi] 曲 퀴[teĩui]

比如，“旧”字中古读作[*ghjəu]^①，而群母早已并入到见溪两母，所以其声母已由[gh]转变为[k]，再加上由于其韵母有介音[-i-]，使得其声母发生腭化现象，由[k]演变为[te]。再比如“气”字，《象院题语》中所见音注为치[tehi]，而该字中古读作[*khjəi]，且历史上朝鲜朝其他汉语教科书均标为키[khi]。如果按照其汉语中古音或历时读音，该字应取≡[kh]音为宜。但其实不然，按照腭化原理，“气”字因介音[-i-]的作用，其声母可由[kh]转变为[teh]，所以我们认为，[tehi]音不仅正确，而且还反映了当时语音变化的面貌。

2. 腭化与非腭化并存。例如：

家 가[kia] / 자[teia] 教 조[kiau] / 조[tsau] 起 키[ki] / 치[tehi]

“家”为见母字，中古读作[*ka]，现代读作[teia]。《象院题语》标为3个不同的音：가[kia]、자[tsa]、자[teia]。可以这样解释：首先，[*ka]中出现介音[-i-]而成为[kia]；其次，[kia]经过腭化而成为[teia]。《象院题语》中之所以存在[tsa]和[teia]同时出现，是因为此时这一腭化现象正在进行中，而尚未完成，即尖团音不分。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借鉴朝鲜朝其他汉语教科书^②的相关用例。比如，《翻译老乞大》中左右音皆为가[kia]，而到《朴通事新释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其左音仍然为가[kia]，但其右音则发生腭化，由가[kia]变为자[teia]^③。至于자[tsa]，是因“家”为见母字开口二等字，中古汉语以后仍读洪音，而자[teia]则变读为细音，中国南方汉语方言中也存在洪细音和尖团音不分的现象。

“教”字中古读作[*kau]，《象院题语》标为조[tsao]，朝鲜朝其他汉语教科书如《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标为조[kiau]，而《朴通事新释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标为“조[teiao]”。“教”字因其韵母[-au]前出现介音[-i-]而发生腭化，而腭化又导致其介音[-i-]脱落，即经历了[kau]→[kiao]→[teiao]↔[tsao]^④的历史发展过程。那么，为什么《象院题语》标为조[tsao]，而在后来的文献中却又标为조[teiao]的呢？我们认为，此时这一腭化现象和[-i-]介音的脱落现象尚未稳定，从而导致[tsao]和[teiao]在历史舞台上同时出现^⑤，这种现象也属尖团音不分。

^① 本文古音构拟来源于潘悟云（2000）。谨致谢忱！

^② 文中所涉及的文献有《翻译老乞大》（1517）、《翻译朴通事》（1517）、《译语类解》（1690）、《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等。

^③ 左音来自《四声通考》《洪武正韵译训》之俗音，右音是编译当时的实际读音。

^④ 对于当时te和ts之间的相互转换，我们认为，当[-i-]介音插入时，其音会变成te；当[-i-]介音失落时，其音会变成ts。也就是说，当时[-i-]介音的插入与失落均未稳定。另外，这种现象也说明当时尖团音不分。

^⑤ 中古以后，有两条互相争夺的音变规则：一条是腭化规则，另一条是[-i-]介音失落规则。腭化规则大约在元代以后开始起作用，而[-i-]失落规则出现得更早。不过两条规则在一段时间内曾共同起作用，互相争夺一群语素，因而导致了今天一些韵中腭化与非腭化的分化（朱晓农 1989）。

“起”为溪母字，中古读作[*khiə]，《象院题语》中标为키[khi]和치[tehi]，在此之前的《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中标的是키[khi]，而在此之后的《朴通事新释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中标的是치[tehi]。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腭化现象，即[khi]音由于介音[-i-]的作用发生腭化而变成[tehi]音。也就是说，《象院题语》中的키[khi]音正是发生腭化之前的音，而치[tehi]是其发生腭化之后的音。

3. 不发生腭化。例如：

间 간[kian]	窞 ㅈ[kiau]	纠 ㅈ[kiau]	揭 거[kio]	见 견[kian]	牵 견[kian]
件 견[kian]	监 견[kian]	谏 견[kian]	戒 게[kioi]	举 ㄱ[kiu]	薊 기[ki]
吉 기[ki]	极 기[ki]	紧 긴[kin]	今 긴[kin]	锦 긴[kin]	禁 긴[kin]
敬 ㄱ[kinj]	境 ㄱ[kinj]	九 구[kiu]			

《象院题语》中出现的以上几个字，其中古为见母[*k]，后由于其介音[-i-]的影响，如今均已腭化为[te]，但正如上面所示，这些字在《象院题语》中的辅音均标为[k]音，可见当时这些字尚未发生腭化。

综上所述，精、清两母三四等字，有些因为原先就有介音而发生腭化音变，而有些原先虽没有介音，但后来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介音而跟着发生腭化音变。可以认为，当时精、清两母三四等字的腭化音变已经完成得很彻底，见、溪母二三四等字开始出现腭化现象，或者至少可以认为因陆续出现介音而具备了腭化音变的物质条件。比如“京”“計”“曲”“氣”等已经发生腭化；而“家”“教”“起”等处于腭化与非腭化的博弈阶段；相当一部分见母二三四等字，要么原先就有介音，要么当时已经出现介音，基本都具备了发生腭化音变的基础。这印证了朱炜（2012）的论断，即16世纪初大部分有腭介音的精、清母二三四等字完成腭化音变，而见、溪两母字当时还未出现腭化现象。而从我们对《象院题语》的观察来看，17世纪初，见、溪两母字已经开始了腭化音变。对此，王力（2004:146）曾指出，舌根音的舌面化，可能比舌尖音的舌面化早些。

（二）朝鲜语的腭化音变

朝鲜语的腭化音变，指舌尖辅音[t][th]等由于介音[-i-]和单元音[i]的影响，音变成[ts][tsh]等舌尖前音的现象。此种音变也有3种情况。

1. 已经完成腭化的。例如：

帖 처[tshia]	田 천[tshian]	点 전[tshian]	甜 천[tshian]
涕 지[tsi]	弟 지[tsi]	地 지[tsi]	定 정[tsin]

2. 腭化与非腭化并存的。例如：

天 ㅌ[thian]/천[tshian]	知 디[ti]/지[tsi]	的 디[ti]/지[tsi]	听 ㅌ[thing]/칭[tshing]
镇 ㅌ[thin]/진[tsin]	正 ㅌ[thing]/정[tsing]	递 디[ti]/치[tshi]	厅 ㅌ[thing]/칭[tshing]

3. 不发生腭化的。例如：

条 ㅌ[thiau]	挑 ㅌ[thiau]	殿 ㅌ[thian]	提 ㅌ[thi]
题 ㅌ[thi]	第 디[ti]	帝 디[ti]	停 ㅌ[thing]
廷 ㅌ[thin]			

이기문（2007:207）认为，朝鲜语辅音腭化的时间较晚，并根据柳僖（1773-1837）的《谚

文志》(1824)^①认为,19世纪初除了西北方言以外的朝鲜语其他方言区均发生了腭化现象。然而,《谚文志》(1824)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又闻郑丈^②言:其高祖昆弟,一名知和,一名至和。当时未尝疑呼。可见,디[ti]지[tsi]之混,未是久远也”。可见,郑丈的高祖在世时,朝鲜语的腭化音变正处于进行过程中。据此,이기문(2007:207)认为,朝鲜语的腭化音变现象发生于17世纪后半期或18世纪初。

不过,前文提到,《象院题语》从编写到面世历时40年(1630-1670)。据此,可以推定朝鲜语的腭化音变现象至少可以推至17世纪初。

三 消失与转化

《象院题语》中,朝鲜语的辅音有ㄱ[k]、ㄴ[n]、ㄷ[t]、ㄹ[l]、ㅁ[m]、ㅂ[p]、ㅅ[s]、ㅇ[Ø]、ㅈ[ts]、ㅊ[tsh]、ㅋ[kh]、ㅌ[th]、ㅍ[ph]、ㅎ[h]、ㅊ[ɕ]、ㅍ[β]等16个。通过比较16-18世纪的朝鲜文献《翻译老乞大》(16世纪)、《翻译朴通事》(16世纪)、《译语类解》(17世纪)、《朴通事新释谚解》(18世纪)、《重刊老乞大谚解》(18世纪)发现,《象院题语》中朝鲜语的这些辅音基本表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一) 辅音ㅍ[β]的残留

ㅍ[β]在朝鲜语中本为双唇音,而汉语的轻唇音则为[f]和[v]。所以,从汉语来看,朝鲜语的ㅍ[β]更接近于重唇音[p]或[b]。受此影响,朝鲜语不仅用ㅍ[β]来标记汉语的轻唇音[f]和[v],有时也会用来标记汉语的重唇音[p]或[b]。例如:

捧(봉)[βuŋ] 堡(보[βau]/부[βu]) 補(부[pu]/부[βu]) 父(부[βu]) 奉(봉[βuŋ])

이기문(2007:112)根据《阿弥陀经谚解》(1464)和《牧牛子修心诀谚解》(1467)的用例认为,ㅍ[β]音直到15世纪为止虽存,但已呈现出逐渐消失的趋势。然而,《象院题语》作为17世纪的文献,ㅍ[β]的用例竟然出现了27例。其实,这并不是《象院题语》所独有的现象,在其之前的16世纪文献《翻译老乞大》出现14例,《翻译朴通事》出现18例;与其同时代的17世纪末文献《译语类解》出现11例;在其之后的18世纪文献《朴通事新释谚解》出现20例,《重刊老乞大谚解》出现18例。由此可见,辅音ㅍ[β]至少存续到18世纪。

(二) 辅音ㅊ[ɕ]的转化

16世纪,朝鲜语的辅音ㅊ[ɕ]仍在用,但逐渐往零辅音ㅇ[Ø]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辅音ㅊ[ɕ]有些变成朝鲜语零辅音ㅇ[Ø],如“二”在《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中标作ㄷ[ɕ]③,而到17世纪的《象院题语》《译语类解》和18世纪的《朴通事新释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发展为을[iɭ];有些文献中ㅊ[ɕ]和ㅇ[Ø]皆出现,如“儿”在《象院题语》中出现ㄷ[ɕ]和을[iɭ]混用的现象,与其同时代的《译语类解》仍标作ㄷ[ɕ],而其后的《朴通事新释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均标为을[iɭ];有些依旧用ㅊ[ɕ]来标记,如“日”在《象院题语》中标作ㄷ[ɕ],

^① “如东俗다[tia]더[tia]呼同자[tsia]저[tsia], 타[thia]타[thia]呼同차[tshia]처[tshia]。不过以按颐之,此难彼易也。今唯关西之人,呼天不与干同,呼地不与至同”(이기문 2007:207)。

^② 即郑东愈(1744-1808),《谚文志》作者柳僖的老师。

^③ 对于“ㄷ”的音值,有的学者拟定为[ʒ],有的学者拟定为[n],有的学者拟定为[ɕ]。金基石(2003:146)认为,其音值因时代不同、音节中的位置不同,其所代表的汉语音素也会有所不同。本文暂不考虑这些音素,一律标为[ɕ]。

而其他 16-18 世纪朝鲜文献也同样如此。但整体上往 $\circ[\emptyset]$ 方向发展。

严格来讲,我们不能断定《象院题语》编撰当时辅音 $\Delta[t]$ 逐渐往 $\circ[\emptyset]$ 的方向发展,因为辅音 $\Delta[t]$ 也有可能发展为其他辅音。但可以肯定的是,辅音 $\Delta[t]$ 当时确实在逐渐消失。根据 김영환 (2002:136), 朝鲜语辅音 $\Delta[t]$ 在 16 世纪时还偶见一些, 但到 17 世纪已经完全消失。이기문 (2007:141) 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指出 $\Delta[t]$ 音至少在书面语上勉强维持到 16 世纪末, 而到 17 世纪则彻底消失, 至于 17 世纪偶见的也基本局限于《东国新续三纲行实》《重刊杜诗谚解》《老乞大谚解》等受中世朝鲜语^①影响的文献。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可信性, 但仍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对于 $\Delta[t]$, 需要对其进行分类考察。其实, $\Delta[t]$ 是用来标记汉语日母字的。但在《象院题语》中, 日母有时出现在韵母位置, 有时又出现在声母位置, 而出现于这两个位置时, 表现就有些不同。

日母 *r 出现在韵母位置时, 均变成朝鲜语零辅音 $\circ[\emptyset]$, 如“儿”“二”“耳”等。从历时的角度考察, “儿”“二”“耳”三者均由 $\Delta[t\Lambda]$ 变成 $\text{을}[\text{il}]$, 但在《象院题语》中, 只有“二”的读音反映了这一规律, 如 $\text{을}[\text{il}]$ “二”。“儿”和“耳”却未能反映这一规律, 如“儿”出现 $\text{을}[\text{t}\Lambda]$ 和 $\text{을}[\text{il}]$ 两音混用的现象, 而“耳”音注为 $\text{이}[\text{i}]$ 。鉴于“儿”音注 $\text{을}[\text{t}\Lambda]$ 的情况, 我们可以认为, 《象院题语》中的日母字, 在声母位置上还未能彻底转变为零声母。至于“耳”音注为 $\text{이}[\text{i}]$ 的情况, 我们根据其历时发展轨迹认为是错误的, 应为 $\text{을}[\text{il}]$ 。

日母 *r 出现在声母位置时, 出现了一些比较混乱的现象, 即: ①有些变成朝鲜语零辅音 $\circ[\emptyset]$, 如“然”音注为 $\text{안}[\text{ian}]$; ②有些 $\Delta[t]$ 和 $\circ[\emptyset]$ 皆出现, 如“饶”音注为 $\text{산}[\text{rjiao}]$ 和 $\text{안}[\text{jiao}]$, “入”音注为 $\text{승}[\text{riu}]$ 和 $\text{유}[\text{iu}]$, “人”音注为 $\text{신}[\text{rin}]$ 和 $\text{인}[\text{in}]$, “柔”音注为 $\text{수}[\text{riu}]$ 和 $\text{우}[\text{iu}]$; ③有些依旧用 $\Delta[t]$ 来标记, 如“让”音注为 $\text{상}[\text{rian}]$, “如”音注为 $\text{승}[\text{riu}]$, “润”音注为 $\text{승}[\text{riun}]$, “日”音注为 $\text{ㄷ}[\text{ti}]$ 。可见, $\Delta[t]$ 在 17 世纪仍在出现, 只不过正处在由 $\Delta[t]$ 转变成零辅音 $\circ[\emptyset]$ 的过渡阶段。我们在 18 世纪的《朴通事新释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中仍能见到相关用例。

(三) 元音、 $[\Lambda]$ 的转化

17 世纪, 朝鲜语的元音、 $[\Lambda]$ 仍有出现, 但处在逐渐向别的元音转化的过程当中。比如, “词”“生”“支”等在 16 世纪的《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中分别标作 $\text{스}[\text{s}\Lambda]$ 、 $\text{승}[\text{s}\Lambda\eta]$ 、 $\text{즈}[\text{ts}\Lambda]$ 等, 且数量非常多, 而到 17 世纪的《象院题语》《译语类解》和 18 世纪的《朴通事新释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则已分别标作 $\text{스}[\text{st}\text{ɪ}]$ 、 $\text{승}[\text{st}\eta]$ 、 $\text{즈}[\text{ts}\text{ɪ}]$ 。当然, 这不是说、 $[\Lambda]$ 到 17 世纪就已消失了。《象院题语》中, 也发现了几例元音、 $[\Lambda]$ 的用例, 但其数量极其有限, 只有“儿”字标作 $\text{을}[\text{t}\Lambda]$, 而且与其对应的 $\text{을}[\text{il}]$ 也同时出现。可见, 当时元音、 $[\Lambda]$ 处于逐渐向 $[-\text{ɪ}]$ 过渡的阶段。这也符合学界的普遍观点。据 이기문 (2007:152), 元音、 $[\Lambda]$ 的消失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非词头音节中由、 $[\Lambda]$ 变成 $[-\text{ɪ}]$, 如 $\text{마르치}[\text{k}\Lambda\text{ɫtchi}]$ -“教”变成 $\text{마르치}[\text{k}\Lambda\text{ɫtchi}]$ -、 $\text{홍물며}[\text{h}\Lambda\text{m}\Lambda\text{mie}]$ “况”变成 $\text{홍물며}[\text{h}\Lambda\text{m}\Lambda\text{mie}]$ 、 $\text{다르}[\text{ta}\Lambda]$ -“异”变成 $\text{다르}[\text{ta}\text{ɪ}]$ -, 等等。《象院题语》中, $[\Lambda]$ 也出现于非词头音节, 如“次次儿”“一些儿”。不仅如此, 我们在与《象院题语》同时代的《译语类解》中也发现 2 例元音、 $[\Lambda]$ 的用例, 如“儿”“耳”仍标作 $\text{을}[\text{t}\Lambda]$ 。也就是说, 非词头音节中元音、 $[\Lambda]$ 到 17 世纪末为止还能发现其相关用例。第二个阶段是到了 18 世纪, 元音、 $[\Lambda]$ 在词头音节中已消失不见。据考察, 在《训民正音韵解》(1750) 中, 作者申景濬曾论及元音、 $[\Lambda]$ 的用法, 而在《谚文志》(1824) 中作者柳

^① 10 到 16 世纪为中世朝鲜语时期, 17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为近代朝鲜语时期 (이기문 2007:54)。

僖则推测了元音、[ʌ]的实际读音。可见,元音、[ʌ]延续到18世纪末才最终消失(김영환 2002:214)。

(四) 复元音·[ʌi]的转化

朝鲜语的元音、[ʌ]虽然趋于消失,但由其构成的复元音·[ʌi]却相对活跃。《象院题语》中复元音·[ʌi]共出现16例,其数量相对较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用例在朝鲜朝其他文献中都基本上标作ㅂ[ai],只有1例标作-ㅅ[əi]。如表1所示:

表1 《象院题语》与朝鲜时代其他汉语教科书中·[ʌi]的相关用例

	《翻译老乞大》(16C)	《翻译朴通事》(16C)	《象院题语》(17C)	《译语类解》(17C)	《朴通事新释谚解》(18C)	《重刊老乞大谚解》(18C)
摆	배[pai]	배[pai]	ㅂ[paɪ]	배[pai]	배[pai]	배[pai]
拜	배[pai]	배[pai]	배[pai]/ㅂ[paɪ]	배[pai]	배[pai]	배[pai]
才	채[tshai]	채[tshai]	채[tshai]/ㅅ[tshai]	채[tshai]	채[tshai]	채[tshai]
带	대[tai]	대[tai]	ㅅ[tai]	대[tai]	대[tai]	대[tai]
待	대[tai]	대[tai]	ㅅ[tai]	—	대[tai]	대[tai]
该	개[kai]	개[kai]	ㅅ[kai]	개[kai]	개[kai]	개[kai]
改	—	개[kai]	ㅅ[kai]	—	개[kai]	개[kai]
概	개[kai]	—	개[kai]/ㅅ[kai]	개[kai]	개[kai]	개[kai]
开	캐[khai]	캐[khai]	캐[khai]/ㅅ[khai]	캐[khai]	캐[khai]	캐[khai]
每	ㅁ[mji]	ㅁ[mji]	ㅁ[mji]/ㅅ[mai]	—	ㅁ[mji]	ㅁ[mji]
排	패[phai]	—	ㅅ[phai]	—	패[phai]	패[phai]
台	—	태[thai]	태[thai]/ㅅ[thai]	—	태[thai]	태[thai]
太	태[thai]	태[thai]	ㅅ[thai]	태[thai]	태[thai]	태[thai]
宰	—	재[tsai]	ㅅ[tsai]	재[tsai]	재[tsai]	—
在	재[tsai]	재[tsai]	재[tsai]/ㅅ[tsai]	—	재[tsai]	재[tsai]
再	재[tsai]	재[tsai]	ㅅ[tsai]	—	재[tsai]	재[tsai]

由表1可知,虽然复元音·[ʌi]在《象院题语》中出现是一种特殊现象,但其用例也很不稳定,有些不仅取·[ʌi]音,还出现与其相对应的ㅂ[ai](如“拜”“才”“概”等)或-ㅅ[əi]音,如“每”。可见,复元音·[ʌi]在当时也处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而其轨迹是·[ʌi]→ㅂ[ai]。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象院题语》所见音变虽说比较混乱,但也能理出头绪,概括如下:

第一,《象院题语》所刊行时期不管是汉语还是朝鲜语都出现了腭化与非腭化并存的现象,而其根本原因可归结于介音[-i-]和单元音[i]的出现与脱落的竞争。

第二,就腭化的时间来看,汉语精、清两母的二三四等字在17世纪之前就完成了腭化音变,而见、溪两母的字在17世纪初开始腭化;至于朝鲜语的腭化,据考证至少可以推至17世纪初。

第三，辅音 ㅃ [β] 至少存续到 18 世纪。

第四，△ [ɾ] 有些变成零辅音 ∅ [Ø]，有些 △ [ɾ] 和 ∅ [Ø] 皆出现，有些依旧用 △ [ɾ] 来标记。

第五，元音 ㅓ [ʌ] 处于逐渐向一 [ɨ] 音过渡的阶段，但由其构成的复元音 ㅓㅣ [ʌi] 在当时也处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而其发展轨迹为：ㅓㅣ [ʌi] → ㅓㅣ [ai]。

参考文献

- [1] 金基石. 2003. 《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 [2] 李光华. 2016.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象院题语〉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4] 宋珉映. 1997. 《〈等韵精要〉声母系统的特点》，《中国语文》第 2 期.
- [5] 王 力. 2004. 《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 [6] 朱 炜. 2012. 《谚译〈老朴〉与近代汉语语音系统研究——〈翻译老朴〉声母系统》，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7] 朱晓农. 1989. 《三四等字的腭化与非腭化的问题》，《汉字文化》第 1 期.
- [8] 김영황. 2002. 《조선어사》，평양：김일성종합대학출판사（金荣晷. 2002. 《朝鲜语史》，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
- [9] 이기문. 2007. 《新訂版 國語史概說》，서울：태학사（李基文. 2007. 《新订版国语史概说》，首尔：泰学社）.

A Study on Phenomena of Sound Change as Reflected from *Sanwonjaeo*

LI Guanghua

[Abstract] *Xiangyuan Tiyu* 象院题语, or *Sanwonjaeo*, is a Chinese textbook compiled by the Sayeokwon, or Bureau of Interpreters, of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17th century. Some mismatched phenomena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phonological systems can be seen in this textbook, such as palatalization of Chinese and Korean consonants, loss and conversion of some phonemes, etc.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occurrence and dropping of the medial have an impact on the palatalization of the consonants, while the loss and conversion of the phonemes in Korean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s of the language. Thu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henomena of sound change as reflected from this textbook can provide informed basi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Korean in the 17th century.

[Keywords] *Xiangyuan Tiyu* 象院题语 or *Sanwonjaeo* textbook Chinese Korean sound change

（通信地址：133002 延吉 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